晉寧州志

卷之十二三

109459

晉寧州志卷之十二

署知州博白朱慶椿重修

藝文志

雜體文記序

菲庵黃公鄉賢祠記

明按察副使林一新晉江人

晉寧菲庵黃公起家鄉進士歷官烏程順天二學司訓晉知解州同知九江府入爲南京都督府經歷出知石阡府卒於途歸葬於晉寧晉寧人士賢公之賢嘉靖十八年具聞於學憲李公李公覆實得祀於鄉

既而學憲余公搬祠於州學東偏以春秋祀著爲典一新有事晉寧詣公祠右詢所由秩祀者晉寧人士

類舉公夙昔歇歷績敍暨居家鄉可楷範者來聞公知解州値歲凶發倉賑給或言須俟報可公不爲沮所全活以萬計其時有疫不殀民蝗不入境嘉穀雙穗硝池覆魚瑞應及在九江作庾樓磯疏龍開河尤利賴於人民兩郡去思祠之名宦最後交趾之役石阡當督給軍興公受命不退避亟行酷暑中遘疾途卒公天性孝友家庭整齊而於賑貧恤死尤惻惻然

者爲儒生時洽友人王朝䘮更襄葬之座主能御史死於非罪無後裔悉力經紀且裒其遺行以傳鄉人王鉉客死公遇其櫬於辰陽復爲周旋還滇公之賢卒表於世者如此迺今秩祀於鄉非私也嘗讀禮記祭法以死勤事則祀法施於民則祀禦大災捍大患則祀非此者不在祀典公固與祭法相符矣秩祀於鄉非私也爰摭拾爲記俾州司碑之亦期後此有觀而興者云

忠烈廟記

明太常博士賈貢

夫人姓李氏諱秀一名楊娘字叔賢父毅晉武帝以爲南蠻校尉寧州刺史領雲南三十七部甚著威惠卒於官夫人生而明敏性識剛毅綽有父風父歿羣蠻皆叛救援莫至衆推夫人領寧州事攖城固守城中糧盡掘鼠煮草而食夫人志氣愈厲親環甲冑俟蠻稍怠輒出擊之蠻兵敗走終得保完因以夫人爲寧州刺史南蠻校尉嗣父統三十七部在職三十餘年羣彝慴服州民肅安境內清晏終於州任百姓哀

號如喪考妣相與立廟歲時致祭水旱疫癘禱之必
應隋開皇中刺史梁毗奏於隋封鎮靖夫人自斯禱
請愈崇唐武德元年以㜸宏達爲寧州刺史會羣蠻
叛邊圍城宏達禱於祠是夜風雨晦冥蠻兵驚亂因
而擊之大敗州境遂平宏達上其事於朝請加封鎮
靖明惠夫人自後靈響非一開元初賜其廟額曰忠
烈之廟我皇元奄有天下八荒寧謐六詔皆爲郡縣
立行省以鎮之廟祀仍舊至順二年以河東牛公光
祖爲參知政事公歎曰神本以功業著忠貞之德明

悳英烈廟食於斯今愚民不知禮義男女汚雜以爲淫誦負神多矣今欲刻之堅石以明神之英烈以禁男女之雜亂以明愚人之淫祀遣使不遠千里特求文於予辭不獲命謹按神之內傳編而次之以明愚民之淫祀夫人之忠烈且按祀典有功於民則祀之典以昭神庥以垂不朽

新修晉寧州儒學記

明　余學夔

雲南之有晉寧去藩垣九十里元有天下先得雲南土官知尚文教於州治北隅建學立師以訓南夷子弟擇士人爲之師國朝平雲南建學與中州等洪武丁丑除學宮典教事舊學頹壞州守校官玩時苟祿無有能作新者正統元年蜀人楊茂以進士授學正旁觀學舍湫隘傾頹不可以居相地於州治之南以亢爽易狹逼以軒明易卑陋山水沖和陰陽粹美可營學宮以居士子具事奏之皇上許遷焉命下州守

閣而不行越三年學正去官吾邑陳穀仲旦以鄉貢
進士繼任學正之事覩夫子之宮師生之室講詞之
堂凜乎將墜或告以楊公請遂具白藩臬諸司請如
上命以遷時巡按雲南鹽察御史余公本憲使賴公
巽暨諸公與其所請守以不爲急仲旦與諸生楊康
等五十餘人謀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曲藝且然學
聖人之道者可無其所乎遂商確於同知馮茂吏目
周冕師生相率各捐已貲市利陶瓦鳩工力於楊公
所請之地建新學於其上經始於正統庚申又明年

壬戌工畢先修明倫堂東西二齋文廟庭廡文昌之
祠工用浩繁次第成之師生之居庖湢庫廄門牆各
以序就總爲屋若干楹工不出於民力財不資於官
府焉是役成大功皆出於自然之力謂雲南無豪傑
之士可乎仲且既帥諸生卜日奉
至聖先師暨諸賢神位遷居新學具書請記夫三代之
政教學爲先周衰先王之迹熄歷漢唐宋學之興替
與道汚隆皆係於時君才力之所及皇明更比列聖
同文六經之訓漸被諸蠻夷明道德者皆知應務之

方議從政者必本聖賢之學滇南遠在南徼聖謨洋
溢淪洽心骨蓋已久矣文行特起之士閒作迭出觀
晋寧州學宮之建有人豈待文王而後興者乎故爲
記之以詔後人仲旦與予受學於翰林侍讀學士曾
鶴齡先生與其子行人司行人序爲同門友因併及
之正統七年歲壬戌十月朔旦立

重建晉寧州公署記

明進士州學正 楊茂

粵稽四代秦漢間典籍雲南郡邑未見登載想時爲荒服故也下迨典午氏以及於元信史碑碣畧有可考晉得其土地人民肇置官府而今晉寧爲寧州三十六郡梭尉府隋則設刺史築城以衛民唐有天下以斯郡在晉爲寧州因立州名晉寧趙宋時界在大渡河之外段氏有其地遣官高宗慶者守之創五華閣治事蓋於其下曁元至元十年仍立晉寧州隸中慶路而斯閣猶無恙官僚亦治事於此至正丁未平

章圖魯名卿之介弟阿羅哥里室來同知州事以閣歷歲深乃重葺之未幾天朝統一海宇兵下雲南市不易肆以故公廨民居無燹厄洪武四年而晉寧仍設州凡來官者亦於舊署以治民自元丁未迨至正統戊午一百廿有餘歲柱已腐櫟欲壓左支右吾繞脫壁毀旁風上雨不稱觀瞻太守沙侯乃援例以事狀於藩臬鳩工庀材改創正廳四楹崇二尋羡二尺有九寸深三尋羡一尺廣五尋羡二尺左右各翼一楹而崇視廳各殺二尺五寸廣各殺一尋有五尺深

各如之東爲吏目視事之所西以儲凡在官什物規模制度輪奐一新郡人來觀者罔不忻悅乃私相謂曰吾邦父母賢侯朝夕居此德化胥此焉承宣政令胥此焉布施詞訟胥此焉聽斷善惡胥此焉勸懲時無旱潦犬吠不驚而吾民若子若孫若弟若兄相與安其安有其有獲享太平之福者皆由朝廷簡賢臨蒞於此以致之耳當亦感恩知報愼勿生事以撓公家之政焉時耆老趙良輔輩聞民之語是乃相率過余歷以爲告且徵言以紀歲月予惟涉侯善於爲政

素所目擊嘗因其報三載之政歷序以贈之故不復
贅獨以今日之創建黃堂而木石釘瓦之費則捐俸
以克羣工協心不俟程督僅越三旬而落成非才能
有爲噫克爾耶是可記也於是書以授之使刻諸石
侯湖廣長沙人名彥良兼善其字參政仲銘之子也

晉寧州名宦祠記

明知州 董一鵬

天兵下雲南晉寧入輿圖凡百七十有八年民既不知兵革田野樂易物產蕃庶父老教子弟多知事誦讀以故俗樸而訟簡士皆秀文通仕籍布在庶位者中外時不乏人此固我列聖治澤覃被無間遐邇然而長吏宣明教化之助不可誣也一鵬承乏是州之明年嘉靖庚申二月晦風折先師廟古柏壞殿西角諸生以請一鵬相殿屋歲久暨東西兩廡且壞三之一以白於兩院暨督學得葺治加完暨訖功顧謂諸

生曰州治多歷年所以鄉賢獨祀一人而名宦無祀
豈誠無其人歟抑有而祠典缺歟於是議增衆謀僉
同遂爲買民地廣六尋有二尺深四尋有三尺當啟
聖祠之北爲屋四楹稽舊制協輿論復以請於督學
錢塘陳公祀晉南蠻校尉李公而下十人明年辛酉
八月上丁奉諸公入祠卒事諸生序進曰百八十年
曠典舉於一日事固有待耶將折木之祥非諸公之
神所以啟公耶一鵬則肅諸生而告之曰事有適然
非待也夫報祠禮也本民情祀典者也徼福於神竊

取法焉而冀以惠吾民又某與某今日責也諸公則
何意於祠也雖然死不俎豆其間非夫也爲來者勸
則誠不可已矣諸君絃誦於是歲時駿奔顧瞻若殿
若祠昔之壞者修缺者舉矣夫子之道萬世無弊士
洎以科目俗學功利乃心大壞極廢亦思所以修而
舉之乎夫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
焉今祠諸公不於他而於學廟之側豈不以諸公爲
學從政亦知所向往爲不墜於夫子之門牆矣乎然
則諸生欲爲君子其處其仕必自尚友諸公不足而

進之則斯祠也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助也庸
書以爲記是役也木石瓦甓工匠凡費海貝五千餘
索惟
先師廟得用公帑餘稍捐俸薪固未煩民云嘉靖四十
一年壬戌二月立石

鄉賢祠記

明知州李枚

不佞欽承帝命自楚令來守晉寧畢凡官常民瘼職業所在雖不敢謂見有成績亦不敢不勉自分譾劣思爲地方補益無由獨計以爲修崇祀事庶幾可與吾民邀福則常新神祠梵宇及南北郊壇然於人心風俗終恐無當也春秋孔廟祗薦豆籩而鄉賢之祠未恢未妥是用戚戚夫鄉賢在天下凡有學宮者祀之但人物不一議論混淆或有失之濫者或有失之專者豈朝廷尚賢崇祀之至意哉先是郡有黃公者

薦正德癸酉歷官石阡府守進階中憲大夫宦望鄉
評爲時所重嘉靖十八年學憲李公棨舉議祀之自
是五十餘年寥寥絕響鄉賢獨祀一人即前守清江
龔公已病其隘矣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以晉寧
文獻盛地而眞無人以繼之乎抑有之而未舉乎不
佞守郡四年復聞有唐公者薦嘉靖戊子歷官紹武
府貳守進階朝議大夫宦望鄉評公歿後今十年焯
焯在人口不置不佞因採學校鄉評公議請祀之又
嘗疑中憲公塑像或有不當於制與祀之置於名宦

左也殊失賓主之辨因疏其事於今學憲方公公屢核其實允祀如制議既定爰易祠字卜以五月初八日迎神在廟率二三僚屬及兩齋弟子員禮成三獻畢僉謂不可無一言以記負珉不佞因遂告於衆曰嘻諸君子亦快然於今日之舉乎語有之治道之汚隆係之風俗風俗之美惡係之人心世變江河人心漸澆欲有以挽之而不就其耳目之素所秉彝者爲之激發則其機不能達康叔保乂傳惟商耈畢公成綏表厥宅里是正人心之要不佞所竊比而遵行者

也雖然不有倡之孰使之興不有先之孰使之鑒故

潛德不發美善不揚責在有司若以發之揚之之道

倡之而猶然倘有不篤則有司何與焉高山仰止在

我後人居今之世有王事勤勞澹泊自守篤范希文

之麥舟效汲長孺之發粟如中憲公者乎又有甘棠

四省畜德養高建渤海之策以靖盜分廣受之祿以

惠族如朝議公者乎有之則二公之儔匹他日明禋

揖讓當有不在兩公後者否則可以惕然省矣兩公

以特行倡而作述相承後先趾美君子動景行之思

豈惟人心風俗賴之即啓佑之道無出於此此也不佞
已嘗表揚名宦自切師資而茲爲此舉其所屬望於
豪傑之士非淺鮮者後有作者其勗之哉中憲公諱
敏才朝議公諱金例得大書云

晉寧州新修儒學記

明 黃道辰 郡人

粵稽郡學肇自國朝洪武丁丑改遷正統壬戌迄今二百餘年其間不乏修葺大都飭外郭而中之頹陁弗恤錯祠宇而序之巔越弗較但因陋就簡而已今上萬歷丙辰我父師許公來守是郡政當極敝之後乃一切更始而百廢具興惟是學宮傾圮太甚會秉學篆每進諸生啓迪之而一日甫登講堂時霖雨如注幾無站足之地回視龕亭坐棹左支右吾殿廡祠坊前壅後跋不忍言也吁巍巍廟貌蕩然一至此哉

剗宮牆隙地溷爲集場男女囂譁尤爲蕪穢公因慨
然自任曰作興學校有司事也然不大創則不永逸
於是盡出俸鏹大爲經營而諸生輩因具疏督學張
公蒙發昆陽租銀五兩廩生徐漸等共捐餘銀十兩
然因之工三拓之工七不但補其罅漏而已
啓聖祠舊在明倫堂後今改建於敬一亭故址亭又遷
之於左文昌祠舊在戟門外今改建於殿傍名宦鄉
賢祠則分建於櫺星門內學正衙舊在儒學大門左
今改於堂後訓導衙則仍於右而稍擴充之廟前二

坊亦皆修飭且更其扁曰仰聖興賢坊前鑿爲泮池
池外革其場集繚以垣垣皆元堊翼以聯舍舍皆
精潔省袚沲湢有所鐘磬爵豆加備煥然堂構一新
祠宇有序非復向之頽阤而顚越矣是役也我公竭
精力肩營度惟委省祭楊詔楊科分董其事不取給
於里閈不妨罷平民力諸凡廩餼工値皆出於已經
始於丁巳三月落成於戊午六月既成諏日舉祀僚
屬及諸弟子員皆忻忻然喜曰美哉嚴嚴乎翼翼乎
稱聖域矣是足以妥夫子在天之靈荅皇上作人之

意矣由是廟貌既新卽集諸生作課於堂豐其供給
精其校讐間出賞勞而激勸之未幾比士嘉取過額
是科王生嶲張生甲先遂登賢書而備中者又若而
人我公菁莪棫樸之化地靈人傑之祥洵符左劵哉
公涖郡僅逾一載卽膺剡薦聲華旬曾非有所本也
乎夫是舉所費不貲公止報府五十金公之俸鏹緣
是殆盡且云皆督學之賜諸生廩餼之助督甚盛德
蔑以加矣辰因盥手拜而記之公姓許諱伯衡字參
如江南崑山縣人庚子鄉進士

重修學宮記

明 宋光祖 郡人

吾州學肇自晋刺史李公穀舊在西北隅我明入版圖宣德四年改遷今址地勢崇隆規模恢廓三百年來益新完舊代不乏人然未有重奐舊基功尤難於創闢進用文事治弗落於卑汚如我錢公祖者公諱象坤以南都豪傑受天子命別駕黔陽未幾而入滇佐首府委視州篆適州當兵火之後城舍邱墟黌宮灰燼先公而至者大率脂韋取容苟且塞責公凡事一軌於正而以平易出之哀鴻之民稍有起色惟是

庠中二百有奇弟子員傷殘流寓僅七十餘人日謀
生不暇一二薦紳之徒誦法孔子者又匿於窮巷且
長貧賤鄉閭小兒得而呵斥之奚翼建言倡義爲聖
門作一柱哉公慨然久之力以興起斯文爲任州人
士咸難之公曰見義不爲無勇也爰庀材措木徵工
儀功首正殿次兩廡次大成門寸釘片瓦悉取給於
公公私一無所與四配以下諸賢木主爲神之棲取
香柏公手自製其敬謹尤人所難者由門以內步武
縱觀巍然炳然美富畢具進而營櫺星啓聖明倫堂

而公報陞矣公進諸生告之曰學宮明倫首嚴君父
士不幸生末世當出處兩難之際不得爲純孝純忠
而能知所守以無忽君父斯亦不愧聖人之徒矣余
方欲構堂於左與諸生同升重明此義俾吾民咸若
於化而未逮諸士勉之夫時右武而公修文士競名
而公勗以道即今之從政者計利害死生而公只爭
是非不避艱阻毀淫祟正興墜起衰公在聖門不可
以未竟而少之也況尤有進焉者乎維時後先勷事
以司出納則有學博劉君芳徐君嗣甲子衿如趙萬

秦張一言段鳳來李經世宋馨祖輩殫慮展力亦各
盡所長至思報本而力未能則不佞光祖與段君渾
然張君玉華王生圖一數子可云涓滴罔益高深不
應在備書之例茲不過以公創始歲月以述公之志
若未竟之局則又在後之賢司牧從而繼之不佞與
諸生惟拭目以望厥成矣

重建四通橋記

明 黃明良 郡人

晉寧爲滇省藩臂東連澂郡西扼棋州南挹江邑北麗昆明西南有橋曰四通會大堡關嶺之津合諸溪列澗之水千回百折泊入滇池往來病涉鮮克濟之在昔架木徒杠結搆無何旋復摧決宏治初郡守熊公甃石爲橋以貽久計民獲利涉而歌咏之故合祀名宦焉越九十餘年江河變古每春夏之交流潦橫溢衝塞傾圮水汛壞梁沙充塞洞蕩無遺址修治雖殷未克底績萬歷五年趙公以貴筑名英自臨郡節

推擢守茲土甫三月百廢具興才擅濟川守貞介石
乃稽天時崇地利辨方審勢之規人官物曲之具咸
備爰移舊址秩新道作石隄於兩岸以捍悍流壘四
級於重淵以釃水性爲橋亘百尺橫十七尺崚二十
六尺崆峒三門奔騰滯塞者順而下矣斤鐵數千木
石夫工稱是是以事不煩民不擾財不絀功遹成車
馬擔負客之途皆達於橋樵採擕挈民之市皆趨於
橋巍然一郡大觀蓋不特枕盤龍跨望鶴且控金馬
引碧雞視疇昔殆百倍焉使傾覆蹴蹋之患旣免而

井屋之富廛市煙火與橋相望象齒文貝之來匪但
四通且通於九夷八蠻矣功在社稷生民朝家攸
焉夫莫爲於先雖美弗彰莫爲於後雖盛弗傳美而
彰盛而傳公之謂也行且作舟楫作霖雨非名宦流
品與是役也董之郡二守燕公奉公覃勤慮材用庀
工徒宣力率作裘葛弗遑與其幕陶君暨百戶李承
勳省祭楊輅義官陳舉姚宗文輩各以能効託始於
丁丑冬訖工於戊寅春於時太守乃率僚佐師儒耆
舊以觴俎落其成且曰百年之廢一旦修復吾民去

危即安非司風土者振舉而激勸之惡能爾耶乃會
役數工數財數頗未屬余記之余惟春秋之法常事
不書然門關道路廬館舟梁皆王政所急厥係尤重
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俾勒於石後來者知諸君子
之勤而思保其成於勿壞以爲斯民久遠之利云

晉寧州城新城記

明 段承恩

夫深治體者經遠畧戒於豫成於因以奠麗於有永丕休乎城哉徽猷殊渥炳炳焉作之天矣何卹乎窾言州自漢置守爲益州郡鈴縣二十四控扼一方太史公傳稱周末楚裔尙有滇王漢擊西南獨滇王復寵其地漢蜀建興中武侯南定表更建寧晉永嘉中更晉寧州隋刺史梁毗建土城引濠延袤七里圖形飛魚出海云我太祖高皇帝御宇洪武十五年統一六詔州仍舊制領呈歸二縣屬雲南府土城廢以垣

垂二百餘禩垣盡廢矣濠如故叢於棘伏於莽識者憾之嘉靖丙寅按院孟門劉公駐州武定逆謀易門黨與聲勢震鄰遂樹幟傳警象區域險要會同撫院新昌呂公議州乃古滇一都會今省左輔田疇沃壤水陸輻輳柔遠禦侮以固國惡可無城恩曰安邊遠略哉疏上請城股肱三郡共協濟藩帑一萬兩世宗肅皇帝可之下兵部議隆慶戊辰穆宗莊皇帝准覆分給三千三百三十餘金顧牧守靡常代署者蠹憚慮始者翫巧免者慝吁戚矣幾十年鞊矣哉歷甲戌

仲冬左使方君巡海口如州諭士民曰時維屏翰實
重圖之乙亥孟秋際我聖天子眷乃西顧特簡撫院
宜城王公式乂南鄖先聲蛾伏矣既至烏雲飛魚川
泳矣允方若條陳會按院臨川陳公亟檄徵府今憲
副徐公相地畫址析舛謀同民之欲計慮必達守巡
大叅李君僉憲郭君覆勘允協丙子春王本府同知
洪君邦光領提調綱紀六作和輯百工既望知府程
君道東總攝攸宜肅屬吏耆民告始事於城隍開基
力役惜也慈母不親投杼再至知州劉公儲懵然督

理之章程有條巨細畢舉城以丈計周七百十之五以尺計崇十之八厚二十下石十二上甓十六堞牆五水洞九城鋪八臺墩四開城門樓亦如之東曰秉曜南曰具瞻西曰延庚北曰拱極撫院廉其嬉鏝堊飾者檄理刑李君藎屢嚴勿亟而寧遲以輩之令按院陳公閱視復覈實勸懲人心夙夜恐後鎭守黔國沐公重保障獎犒以時故風霆嘘拂潛底奮揚甫春季土墉成夏季磚石固越月而樓櫓翼如九月而堵而雉而陴堞突如兀如賁如濡如丁丑正月未逾年

民亦勞止吁不已遠哉抑神謀默相者與能也以庶
序則歲罔不登以庶徵則山龍形石用罔匱以庶情
說使則農願更番罔讋於役傳曰人不天不因天不
人不成其然其然仲夏啣命而南代巡察院安居師
公霜飛斧藻羣情繹繹奏功一時藩司右使林君大
叅李君徐君王君少叅羅君駱君殿邦保釐樂觀錫
祉臬司康伯盧君憲副張君劉君李君許君湯君華
君僉憲葉君王君唐君先後政教敷腴布濩嘉績鼓
踊者殫厥心紛紜者罄厥力制以經而不擾功以漸

而可徵費以藝極而弗至於糜爾乃金湯言言與衛
閑閑士庶修修老稚訴訴商賈僎僎崇藪賣澤趨觀
之呧粥粥而馮馮望之天迴即之雲蒸蓋宅土安樂
之而踴躍矣推官趙君楷清理紀驗綜核是徵趙守
時庸擢自理刑澁政整頓隍塹衛守咸休州同知燕
君邦臣佐築爲多四月來視篆訖事凡夫日役千餘
名總幾六千萬凡期五百七十日凡財用銀三千七
十一兩零材植與薪未與羨銀三百七十有奇當道
不鄙走幣屬恩爲記未幾洪君以臺薦膺公特晉府

正徵文再矣辭弗獲則稽之易云險之時用大矣哉夫天險垂象周官司之國之經也運撫盈成在上位設險於戒豫是謂徼猷固險於承平是謂殊渥竭忠藎以翊泰抒經畧以宜民奚啻成周營謝錫韓春秋城邢城楚邱乎匪專城奠麗之雖日閉閣而扃關晉不若折柳之樊圃也是故上本下末可以順會示險道廉可以據沃與讓善俗可與懷柔燭桂既良勝殘臻美可與固結衆志實體險大用爾夫啟乃猷者天之權優乃渥者天之意奠乃締譽者代天之實也實

政交孚氣化浹鬱民物鼎新以賡歌神聖丕冒駿業
無前鴻勳瑱然碧雞金馬齊名淵然昆明池水流韻
邊邊乎寧紀極乎茲舉也兩臺吁謨藩臬飭政皆弼
節在州有開必先應乎天也恩得與聞無能爲役諫
議郭君斗府佐唐君金協衷濟美無亦仰成廟算衣
袽西南郵殆樂以天耶魯誦賡裘鄭嗣邱賦非人所
能也吁天人之際微矣猗歟偉歟豈其永孚於休哉
恩竊又執筆遂傳信云爾一州兩縣吏目陶必祿而
下文武員役効勸者碑陰次第之

晉寧州風土記

明 唐堯官

按晉寧古滇池也今爲雲南支郡在晉名寧州在唐名昆州蒙氏名陽城堡元稱晉寧我明興仍之不易云山川融結秀甲西南左盤龍右望鶴玉案前拱滇池後縈平原莽蒼田疇相接說者謂風景大類江南即蒼洱非其儷也大堡大壩龍江三水合於西城外二里許逶迤入於海若匹練然因橋其上曰四通倚柱而望之蜃氣隱見黃雲萬頃縱觀寥廓豈直民無病涉已哉盤龍山故有梵刹宏麗乃元僧崇照至正

時所創建者草樹葱蒨泉谷窅邃尉然祇林之一勝
也僧持戒若行歸成妙覺今遺軀趺坐塔中儼乎若
生緇流稱之爲蓮峯禪師云茲盤龍而寺者若萬松
若羅漢瞰滇池而寺者若海寶若金沙或以佳景取
勝或以溟渤壯觀而海豁山麓金精神馬蹄蹟與異
人牧牛滇池牛飲而化爲石者又其特異者爾蓋晋
寧編戶漢夷相雜夫所謂漢者隨屯而居乃中原遷
戍者也若夷則有僰人有倮玀二種僰人易化牛居
廛市與中原無辨唯猓玀遠處村寨服言少異若春

仲迎賽星回張炬其遺俗也自國朝修治學宮而舊蹟制科通籍朝著者代不乏人然亦有雅操鉛槧抗志肥遯以博名高者余太史學夔記云文行特起之士間見迭出信矣邇緣徭役日重棄儒習而克掾吏者一倡羣和欲其闤闠詩書難矣即舊所稱俗淳訟簡務本力穡者奈何不因刀筆舞文之徒而染之一稍變邪梁山石門之間曩多烏合之衆而絲石魚以逮大堡三營猺賊往往出沒其間迄今二十餘年烽侯不警而民獲安枕者三哨防禦之力也郡去會城

僅百里商估陸行者少暮掛帆而朝達雲津可省負擔之勞焉濵故饒象貝紋犀金寶諸珍奇之物然一非郡產若蔬菓魚蝦之利遠邇咸仰給之而每值春明景熙花卉殷繁繞郭而遊者粲若霞錦炫目楊太史慎詩云雲蓮呈貢雨花發晋寧春蓋亟賞之也但所可深慮者瀕海而田非不衍沃其灌溉率取給於堡壩二河然源遠而流細若天旱雨少即厥淤野亡生稼矣以翼涓滴能哉郡自成城後數十里一望山赭萌蘖不生亡論工師囏於取材即寸薪若炊桂耳

然則豫濬鑿以瀦水廣種植以畜材誠百世居民之大利今日之所當亟講者矣

遊海寶山記

唐堯官

晉城東枕大幕西帶昆池南五峯遠峙松園而羣峯攢列迤邐來如戟如劍如髻如筍不可指數獨北稍空惟海寶一峯崒然瀕海而鎖水口堪輿家謂郡五星得位然哉然海寶峯在平原崛起而最秀有寺其上余每歲嘗一再遊有雪遊者有雨遊者有月遊者不概記戊戌春因戚友召飲痰發不惟遊屐有妨且值春分花事誤矣表姪徐子升自省來約余寶滄之遊遂訂期偕表倩興之子新德進德以二月二十五

日黎明出海金門折而東過草村又折而北時大風揚沙衝孔掠帽肩輿不能進過橋入古廟避之少選風息始行麥秀菜花平疇黃綠間錯如繡可六里至塘頭墉周遭僅二里蓋屯軍瀦水以漑田者沿堤種楊柳含煙惹霧黃鳥往來其間時輿之與二子稍後余遲之徙倚堤上村中綠陰紅廟稍覺爽朗余入憩一僧奉茗舉輿之及二子至遂攜同行出廟折而西海風益暴起不可避又四里至古城城址不可蹟而人家牆垣皆甃螺爲之夾道多桃李樹花謝久矣因

悔遊遲又折而北一里至山趾盤曲而上至山腰舍
輿而行屢數十折山木扶疎藤蘿蓊密禽音遞響如
奏笙簧道傍三巨石平如几余據石坐頃之復攀援
上又數十折陟山巓佛刹歸然門面南俯視普寧歸
化諸村墟星列棋布數十里映帶目前山石麓爲安
江村沿海人家半在水中帆檣鱗集魚鮭滿市其流
直達草村郡水城過省必徑安江醝估自海口來者
於茲登陸銅估自路南來者於茲登舟亦海濱之一
鎮也余眺望久之子升迓余入寺躡級上前爲觀音

閣中爲大覺殿後爲毘盧殿子升設禮大覺殿余謂日尙早非飲食乃則還山頂一眎之翼巨松數百株蒼翠參天郡士紳家因建棹楔伐之於景不亡少戕然日久亦未覺其兇也山右半腰爲龍王廟路其險兒新從叟行乃循仄徑而下足縮縮不自持少失步即爲懷沙客矣里許至廟猶悸蓋廟乃鑿山而構之者然人蹟罕到稍頹剝下瞰海水齧石作汩汩聲已復循舊路回至大覺殿殿前羣花凋謝惟山茶僅餘一朵鮮如鶴頂豈山靈留之以待余哉因取酒酬之

子升奉余觴酒數十巡二子青衣侑之一爲楚人歌南調一爲滇人歌北調子升復奉巨觥又數巡余起至毘盧殿憑欄少休因憶淑守魏公辛卯秋約遊海寶信宿此或趺坐談禪或搦管聯句今山川如故而公歸棹洞庭業七年所可勝懷人之感子升移榼後亭亭巉峭不甚廣而迴寄翠微之上俯臨巨壑邑令劉君顏之爲長天一色鴻濤沓浪琉璃萬頃掛颿而過者不知其幾蓋精氣之所出沒雲煙之所變幻令人有憑虛御風之想昔漢武帝欲征西南夷穿池以

象昆明而土甚灰墨方士謂此刦灰之餘然覊池耳
若此眞者不知其經幾刦灰矣雖然桑田滄海倏忽
變易又奚論刦灰耶因溺飲不覺玉山漸頹二子扶
余出寺門漁燈隱隱數十起波際至家巳漏下二十
刻唐子曰夫郡有二奇境盤龍在東以衆峯勝而其
境藏海實在北以一峯勝而其景露王恒叔入滇分
部金滄點蒼記鷄足記九鼎山記惜未至郡故二山
闕而無記使一登之不知其賞歎何如也然二山甲
迤東諸郡又何必假恒叔重耶余因遊而記之若盤

龍則別有志述

海穰樓記

唐堯官

距州西六里民並河而居曰大營余有田在焉由前漑之新江壩由後漑之楊慶壩二壩合而水稍稍足田不虞其無秋矣舊有平屋二層禾稼之納者悉於此囷而倉焉日久湫隘爾先君爲置樓於中而後樓益復頃圮余乃築基樹垣庀材募工復建樓三楹以枕之維時穎實告成黃雲蔽野而樓適成因以海穰名焉蓋取豐年穰穰意也然樓不近海而田海者何也以接畛連塍皆海濱地也故得稱海雲之樓也左

盤龍右望鶴松園五峯對峙乎前如五賓然而堡河逶迤匹練繞左腋瀠汗而直趨於海蓋山川形勝秀甲乎諸落而余得擅之每一登眺八窗玲瓏俯仰寥廓精氣之出入煙雲之變幻於四時朝暮無所不當昔夾岸之青楊樹也又宜於暑襟袂蕭爽而煩燠頓滌者海颸耶復宜於月清光炯射而挹之神傷也徘徊故人之思焉更宜於雪形雲慘結乎疇百里倏成銀色界矣雖瞬息目前而有陵轢千古之氣雖寂寞一區而有吞吐宇宙并包萬象之態匪以明農而恢

厥觀磊磊乎其矜以抑鬱遂達也余殆將寄老於茲
樓也乎有石砦老人過而謂之曰子豈紲於是哉不
觀商之伊漢之葛耶堯舜君民而鼎足茂建功且稱
鴻鉅矣然一耕於有莘一耕於南陽夫非舊蹟地乎
子抱伊葛之志而託隱乎農脫時偶以际有莘南陽
也奚愧則應之曰唯唯否否夫二子乘時翊運人也
余豈敢當顧三聘三顧風遜矣余優游田間課僕力
穡望雨暘之咸若而播種耘耔收穫之不失其時上
以輸公家之稅而下以營吾私即事是志厥奚顗心

於商漢之逢者耳言過矣仲尉之蓬蒿元龍之湖海
或近之耳

羲亭記　　唐堯官

宓羲古大聖人邈矣而以名亭是亭也宓羲之所築與嘗聞畫卦有臺茲豈其亭于臺於上者曰非也方宓羲時宮室之制未備莽莽然而巢居胡以亭亭胡至今而不朽畫卦臺在秦中有亭與否不可知滇去秦萬里胡得移之滇不重誣乎蓋內兄劉台陽嘗師事楊用修太史因其讀易遂號焉茲亭之所名羲也台陽博洽而文以與吾志協嘗以記命蓋六年所余不北走燕即戚戚纏經中不暇此夫掛劍以遺君札

也不負人於生死之際而余乃以一記負台陽易大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易之祖也而文周孔皆其裔也台陽讀易有年天人之秘陰陽之奧已瑩然心徹是故一卷舒一語默一動靜莫非易也是宓義之遺矩也以其所身有者而揭之亭無忸心無怍色矣用修故好奇甚名之殆稱其實哉且也滇山海隩區清利甲於西南是亭之勝台陽擅焉而不能秘余得彷彿之亭之景枕玉案乎

帶昆池乎左右金碧乎亭之時雪於冬乎花於春乎
風於午乎月於夕乎亭之植嶰谷之稍乎徂徠之幹
乎孤山之英乎九畹之秀乎洞庭之苞乎亭之音喈
喈乎喃喃乎恰恰乎愀愀乎亭之蓄帝典皇墳乎緗
綺青萍乎博山沉水乎台陽日游衍其間或榻焉隱
几或攜榼朋來心曠神怡恍若置身於羲皇之上矣
昔楊子雲草太元人因名其亭曰元亭乃台陽亭也
而以名義古而遂不將與之並峙稱偉耶台陽謂余
曰曩余欲構此亭久故以記屬予今病且老無能矣

子記而亭若畫餅耳余曰亭而義也雖不義可也義而亭也雖不亭可也子以號而余記之亭可也不亭亦可也何也有不義之義焉易在有不亭之亭焉心在

具足禪院記 [illegible]

天地之間人類甚夥其保養輔翼之道不惟中國聖人興教化以維風俗雖遠域殊類其間必有卓行異識超出羣倫能因其俗而導之者蓋五兵之慘四夷爲甚彼性若豺虎然固不可以仁義喻也故佛氏以禍福因果之說倡於西方流於遐邇得其說而悔其禍者不爲不多然而冥然無知悍然不顧者猶爾也西南諸種曰僰曰爨曰獠曰夷而旁孽庶魄又不可悉紀獨僰人修繕刹宇尋襲師宗事佛惟謹餘種皆

不之信蓋其氣習使然無足怪者洪武壬戌天兵下
雲南予首忝藩政地僻俗殊每寥寥無與語暇則徑
詣諸山見其宏麗整飭宛如華制輒心目灑然忘其
予旅也明年癸亥夏五月省事晉寧此州之東不踰
十里有山深秀萬松織翠無隙可窺中有勝刹亦可
謂宏麗而整飭者遂宿於院之西軒與僧夜話問其
興創之由知有師崇照號蓮峯者實經始於至正之
丁亥而同志無文等七人相之庵本一湫有龍宅焉
照公祝之曰否謹候於水左寺果不成當有異兆不

然道場卽在此矣凡候三晝夜竟無所見於是遂致
其土水之功而名之曰盤龍迄今三紀照之嗣祖源
克肖厥師肯搆之心有加無替凡今視之佛有殿禪
有堂速賓有筵居僧有室高者爲閣敞者爲軒幽邃
者爲寢而華澤者爲金碧彩黝維其矢心之專致力
之久故其所成者如此其完且美也今思其始而惟
其終伊照之德與源之功皆吾輩之所不敢忘第恨
無言以示於後爲予應之曰庵之得名有是乎蓋山
川之蹟古今或異而法之在是者固自若也一錫之

所或創始焉或繼述焉隨其所願各已具足而其性之本然者又豈有不具足者哉宜以庵爲院更其額曰具足庶不負爾續燈之志矣一日祖源來請曰晉寧經值兵火而寺不燬源與二三子預有幸焉意者此土之廕其遠乎不可以無紀敢請予既憫諸夷之寡識僰人之易化特爲敘其本末俾歸而紀諸石

重修先聖賢儒神位記

本朝　黄申任　郡人

千古道統聖聖相承自聖不世出得賢而分紹之其間或萃微言或見大義或佐治平於廊廟或抱經濟於巖阿或昌明正學詁疏貞詮無論親炙於一時私淑於後世咸有功聖門允宜祀典故累代崇祀

先師配哲先賢先儒皆設木主姓氏分列殿廡位次秩然春秋禮成分獻所以光令德示尊崇典綦重矣晋寧黌宮自秦任兩郡侯鼎建堂殿門廡完美煥然規模較前爲勝至於神位惟五王先聖固已金丹其質雕

鏤其文矣其餘配哲兩廡猶循太樸且年久蠹朽更
兼欹斜顛倒其不恭孰甚焉夫設位以妥神展敬位
不恭則神不妥敬從何展揆之洋洋如在之靈如日
侍聖人而衣冠不正瞻視不尊亦大非升堂入室之
規範也奈之何聽其蠹朽欹斜顛倒而不爲之修葺
整齊之幸我章俟覽叅萬二師善於鼓勵一時多士
爰有供木者供金者倡予和汝黽勉成之茲舉也不
矜雕琢不誇麗藻庀材以柏鳩工惟良渾然不陋井
然不紊則春秋祭祀之際文武拜獻之間頓足以肅

觀瞻而展誠敬庶幾杏壇泗水之靈爽其翩翩來格

來歆乎是爲記

重建關聖宮大殿記

本朝知州朱源淳

祀典之隆至今日亦極備矣凡忠孝節義通行各省州縣建置祠宇崇祀而關夫子自漢迄今代有封贈未聞褒及先人者茲

特恩追封三代公位命置主後殿春秋薦享則廟貌之崇奉可任其傾頹而不一為修葺其何以妥神靈庇我人民甚負

國家典禮之隆罪莫大焉治中街有夫子廟爲臣子虎拜

萬壽牌之地又為講約所其殿年久瓦木朽爛滲漏柱棟
頗斜覆危堂階磚石坍塌坑坎予牧斯土若不亟為
修建將誰任乎因捐清俸率同儒學督捕暨紳士耆
庶各出相助又有僧正通聞其徒宗乘竭力募化於
是鳩工庀材經始於乙巳三秋落成於丙午孟夏其
規制較舊高三尺六寸寬三尺深二尺五寸亦頗輝
煌壯觀其前樓原奉觀音大士後殿為土主廟土主
舊在古土城州人士咸以為不利於康熙五十六年
卜建此廟於後既有宜於州風俗士人情因不能奉

三代與土主同殿今移夫子三代於前樓焉諸事畢
備贍人欲立碑請記於予予思此廟建在州治中街
又供奉
萬壽龍牌又爲講約所原古久創建之意以夫子正神宜
正位居中朔望慶賀嵩呼即臣子瞻
天仰
聖之忠忱更宜正位居中宣講
聖諭化導愚頑地處其中以來四方之視聽古人創建之
初心亦苦矣惜無荒碑遺文可考老誠耆舊無傳不

知創自何人建自何代僧之請記者亦恐今之猶昔

予之書此者亦畧存古人湮沒之餘意不盡湮沒耳

況

勅封三代公位又亘古未有之曠典更宜記之以垂億萬

斯年是爲記

減免鍾貴村耆役記　杜國英

晋寧蕞爾國比於南荊巴蜀之間不過一壩場耳而村煙瑞靄寶稼雲騰絃歌之聲遍里巷而輸賦納公者勸勉如不及舊制設耆保各三十六蓋多多益善也顧以地當衝要將軍之戰馬與王公之蒲輪雜沓而喧競我大夫其東道主矣保正之在今日用以催科也又多故則犬馬為終歲仰事俯育之外其尚有餘力以從容而他務也乎歲甲午我大夫王公灝遠柔是邦為體

皇上子惠元元之至意凡有冗派一例罰免村人士徐瀚
等因得以百姓之勤勞疾苦上達明聰而鍾貫上下
二村減兩保正而爲一保正酌盧汰滿記在兵房恩
德旁流何可沒也夫事上急公原屬小民之定分雖
有煩役罔敢怨咨以兩村而供一保正其効力也易
而其被澤於子孫也固已遠矣勒諸石要以揚善政
於無窮若夫合上村之耆老與本村之保正二年之
中彼此互易是又鄉黨之妥議也

惜字會記

學正 白映庚

晉寧無惜字會或有之而未遍行之而未久也修
文廟予與同齋阮君暨紳士建一焚字爐籌辦惜字
簍二百餘散布城鄉內外並募一妥實之人隨時荷
擔拾歸就爐焚化甕而送諸海人必受籲固請之
州尊朱公於街稅項下月撥錢一千文發給定爲案
城鄉廢字各貯於簍得人收之則惜字弗以方隅限
收字役食發自州署有案可查則惜字當以永遠期
不可謂非善舉也雖然此始事也慎終如始則又在

後之司鐸君子與紳士之好義者焉故記之

贈郡太守孫公序

明　唐堯官

先是公任德興庚辰偕計吏京師遊南山祝君曰偏橋滇邇乎余曰奚問也偏橋楚屬貫鄰去滇尚遠然是滇往來孔道奚問也祝君曰邑令尹孫公偏橋人父母我土者至矣余識之亡何晉寧守缺私忖之儻德興公來不天幸耶一日報至守爲公果天幸矣余重有慨於今之爲守令者民吾赤子寬之是矣然催科譾決勤惰所徵稍遲緩即毆於稽績而上意罔協吏胥朋姦嚴之是矣然鳶魚必察束濕是苦則又怨

生往往法格而不行夫士也觀化我者也身爲帥而弁髦視之學宮寥寥漠不加意曰司鐸自有人不恒弊邪公故令繁劇所籌畫者已精而運量者已熟離詰曲而平坦出灘瀨而安海於舟車何有故其治郡也諸嫺美不可殫述而言言與祝君孚方晨起坐堂皇左右顧則吏皆抱案辟易不敢仰視而體念周恤之意自浹浹兩造小者叱去大者立剖而卒吏不得緣以爲姦賦稅無遠邇立取辦而又不告痛即量田之役各郡邑率草草具成事公以甦民莫大於此獨

叚查丈尺而等則不紊糧稅稱平是百世無窮之利也接鄉縉紳煦然春溫外無城府而中涇渭昭然不敢謁以私間行學宮試諸生別等杀勸修文章禮樂之事頃督學公臨增入試之額寬行劣之黜公力爲多故士而士感之曰眞師範也民而民戴之曰眞父母也吏而吏懾之曰眞神明也賢聲上達兩臺諸司道是亟稱之至有文場校士之檄典不云乎在知人在安民公守郡不啻安之而是役也又得附於以人事君之義昔人謂得百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百良

劍不如得一歐治公故士之伯樂歐治也故一時知
名士皆入選中而是科得人爲盛以公等具眼在耳
始也天幸晉寧而地方賴以衽席既也天幸多士而
人才繇以茹征余不佞頌公德政而愉快者久之或
曰鷫鵊豈鳳凰之所棲哉子譚守狀甚悉顧公資望
崇重非久即遷去豈戀戀一郡哉子沾沾喜余曰蓋
聞適萬里者千里一息適千里者百里一息夫德輿
萬里一息者也晉寧千里一息者也史稱潁川渤海
南陽爲漢循吏第一歲時下詔賜金而旋擢以爲卿

相貫近因贊之曰所居民富所去民思公在郡巳二年所治不但潁川渤海南陽旦夕且詔下擢貫近矣是萬里之時也郡爲公過化地其戀戀與否不可知而民百世思之矣夫去且思矧在耶又奚怪乎余沾沾喜也

送李貳守遷曲靖別駕序　唐堯官

公之佐郡也則余知之稔焉蓋甫下車即攝歸化邑故簡僻號易治無假牛刀矣洎歸郡郡太守總治於上而公佐之雖太阿未御而光燭氣衝隱隱不可閼遏然以專惠施未也未幾守缺而掌篆郡事歸公矣公在郡日久悉地方利病而隄身以廉範士以禮繩下以法飫民以慈其最者獄訟之理剖紛折鉅而情亡枉平糶之役覈實正謁而敝亡滋徭賦之征需時從便而脂膏亡竭郡民濡化頌德公母戴之喁喁然

以爲一日不可舍去然業已五年所今春元旦士大
夫偕余往賀公余曰公資望深重今且擢去計無能
挽矣倘滇乎滇猶吾郡也公曰子言亦太憒憒不觀
之處子乎刺繡女紅居則習之若字之遠邇貴賤唯
親所命處子何與焉夫仕亦若是矣余即擢能必滇
耶第余久習郡不郡忘耳余曰事有可知者有不可
知者可知者理之有者也不可知者勢之變者也以
舟涉者宜吳越以車驅者宜燕代公政宜滇有不滇
涉耶未幾報至果遷曲靖別駕士大夫又偕余往賀

公余曰曩言驗矣理之有者也公曰子言之偶中爾
然余豈以茲擢爲幸哉今官崇卑類視資格即宏抱
非制科罔大酬鷃枳舒翮蟻封展足難矣亡論曲靖
褊小府稍尊於州然佐均也簿書奔走待命於守猶
然故也其何能振乎余曰鳳凰一舉而千仞非以其
翅千仞也騏驥一日而千里非以其蹄千里也彼其
志不千仞千里不已也公饒有其志鼓翅而翔千仞
奮蹄而躍千里斯易易耳今天子聖明廣闢賢路不
以資格拘不可歲時限也即汶上張君會稽沈君宜

都徐君皆翺翔省署洊躋華要公非代興者乎試驗
之不日且召公勿再以余言爲偶中也

送王舜言別駕擢守永寧序　唐堯官

虞岳王公岷峩之人傑郡國之循良也曩令關中以治行高等擢沅江別駕夫沅江邊夷之地而酋長之所師也國制雖設府建官以羈縻之然有其名而亡其實職是者逡逡僑寓滇城以竢它委爾才如公即弗內召臺省量移一倅奈何泛泛然若浮萍之隨其東西而適相值也詎非司詮者之過哉然中丞臺御史臺監司諸使者諗知公才藉者投之重者畀之而公沉毅斂達不茹不吐亦隨試而輒效嘗攝祿豐

嚮義矣則縣之民治而罔不去之思也又攝新興矣
則州之民治而罔不去之思也又攝尋甸澂江矣則
府之民治而罔不去之思也茲再攝晉寧蓋晉寧乘
積弊之後舊政多秕公奮然振刷而一新之吏胥巧
私鬻矣即嚴禁之而姦慝除也市廛困供億矣即調
停之而怨咨泯也閭里棼訟獄矣即明斷之而刁僞
息也甫三月而治狀優於前署諸郡邑晉寧父老率
沾沾焉冀攝爲眞已又思蹏涔豈神龍之居而蟻封
難驥足之展也然蒞任業逾五載而疏薦屢聞報至

擢永寧守公守固當胡爲乎永寧一日不佞往賀公
因纚纚乎言家大人守永寧狀也公則謂曰幸哉茲
擢余宦歷且十年所貤恩父母於志已慊顧諸子女
纍纍在舍尚未婚嫁藉此歸而向平之願畢矣奚論
永寧耶不佞因進而言曰公豈薄永寧而倦遊乎哉
永寧固貴之砦郡而大夫且重秩也家大人守永寧
方寄營安莊今乃遷之安南矣所轄頂營幕役二十
司而頂營尤獰黠善盜以公才治之不威而自戢伏
猶熟道之走輕車腐肉之齒利刃奚難也夫貴郡邑

尠而郡邑吏之卓異者尤尠公熊車所屆不啻白眉
朝受知於中丞臺而推轂焉暮受知於御史臺而推
轂焉績以時樹而官繇譽起倏而郎署倏而憲臬嚋
克禦之昔班超投筆而志封侯漢史載之此異代事
不論即王文成公投荒龍場卑遜愈甚公素位而安
之一旦逢辰翊運勳業爛然卓冠明世夫文成公不
薄龍場而公乃薄永寧哉躬勸而爲之駕有諸上官
大夫在亡竢余言矣矧雞嶺鴉關嵬然可以肆目跑
泉盤水瑩然可以滌襟又非壯遊之地而登涉之區

耶宦況奚不良也公奉檄以往亡能攀轅臥轍第卒
卒卯秋偕計伊邇不佞道貴當謁公儻謂余言有中
乎必觴我於頭蘭尾灑之間而愉快交相勞若云卉
服之懨焉邊牧之藐焉而執之以讓我知亡是也知
亡是也

贈幕史劉君序　唐堯官

天之生才豈盡制科即古今倜儻非常之士抑豈必制科見耶故才莫盛唐虞之際而其臣如皐夔稷契輩翊贊雍熙聲垂萬禩所登何科也自令甲三年大比士一切公卿大夫咸取辦於此而制科始重自制科重而諸以它途進者始輕夫賞官掾史諸它途奚渠亡倜儻非常士哉何資格之拘而用才之隘也帶川劉君以郡功曹給事大司寇部中除晉寧驛余始接之見其姿儀軒雅言論侃侃因歎明珠潤魚目良

璧雜武夫疇其物色之及詢厥鄉邑家乘則知其為
萬安名族比部朗之曾孫桂林守之從孫而荊門司
教之孫也蘄水簿之子粵西方伯之從子而溫州郡
丞之弟也夫其閥閱如彼家範所訓習如彼君之濯
德儲材超幕儕輩所繇來遠矣故其在驛三年賢聲
上聞績書相勞今獲轉昆明幕吏夫騏驥天下絕足
也不馳之千里誰識其能千將神物也不試以犀鵠
誰辨其利晉寧侯館蕭條歲額堇堇不足供郵傳君
貸充之而往來不困尤軫念黥首繫趾之輩食其饑

者而棺其亡者即往歲攝巡捕桴鼓不鳴四郊以靖
君之所能爲者如斯已爾賢奈何得畢見也若昆明
附郭省會市廛闤溢四民紛半亡不湊也兩臺使監
司郡大夫諸上官亡弗蒞也委督趨承捕戢供億亡
不親也是騰刷之期而剸割之會也矧令長乃川西
揭公其人雄雋有大才批郤導窾決斷如神明有鼎
衡之望以君贊之請益受成何慕史之難爲語曰薑
桂同味投在一器此之謂也昆明幸哉余與君善奚
足以 君嘗聞橘一過江即變而爲枳蓋物之善變

者非眞性也若松柏江南北等爾有殊狀耶君德器凝重固知亡枳於昆明勗哉益厲蹶志令終亡歉庶幾與大司馬江陰徐孟暐氏後先相望則世業有光而倜儻非常之士果制科之不能限也余言不有徵乎

壽郡大夫宋公序

唐堯官

往公在陪都蓋裦然稱經師矣大率六館諸文學職三年最者上之膺臺諫之選次之亦不失爲部院幕乃公一麾而守晋寧非其當也亡其郡邑吏邇多縮朒不稱職姑詘之外補以樹赤幟乎亡其將大用之慮其不習民而先試之以芻牧之任乎夫主爵氏之意不可測而公之蒞晋寧也不陽橋我間進不佞而語之曰余在館中日講藝諸生暇則與二三僚友飲酒賦詩甚適今豈意隨牒在遠日思錢穀簿書諸瑣

璪者爲也人言守令難誠難夫守惡足以難公在昔
漢廷諸吏皆用儒起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
潤飭吏事蜀郡渤海南陽往往有聲載籍公故褎然
稱經師實勤民修政經術有之夫守惡足以難公公
謹身帥先居以廉平甫二年改絃㪺政興化宜民耳
目不寄左右而事歸獨斷吏胥惴惴焉亡敢行私受
謝也勤恤民隱即催科佐緩急爾不銖取以竭脂膏
也行視部中水利興卒操臿開通溝洫以廣灌溉而
歲有秋焉諸博士弟子拔其雋者程課會而品騭之

沛若時雨亡弗化也郡俗故醇一變而澆閭閻半姦
軌而薄責多誣辭公先以教化而復威制之亡良者
儆矣此奚足以盡公顧其政大者纚纚然具矣辟之
干將莫邪方其在函等劍耳鋒出則水擊鵠雁陸斷
駒象而莫之能禦因知公前所謂難者非守之難也
說上難展驥難公性骯髒不媕阿取容上官亦不苛
督煩文重其名多推轂之即郡褊小何至蟻封天奉
龍山昆池以爲湯沐何渠不稱父母而又何難焉部
使者馮公廉其狀以爲卓異非它郡比疏薦之然奚

而得此也以經術潤飾吏事公眞漢吏哉五石之匏
剖之以爲瓢則匏落而亡所容夫或絀於用大也然
而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以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
公爲不龜手有年矣需之乎封自有時而豈絀於用
大者哉唐堯官曰公經術似董江都議論似韓長儒
伉直似汲淮揚治行似龔少卿它日報政有成徵召
爲京朝官或秉憲當一方之寄其勳烈足名世久遠
令因撰覽之辰而僭叙之如此

賀郡太守宋公考績序

唐堯官

今世之談吏治者豈不以宏治爲首稱哉宏治時上敦樸帥先羣下而鋭志化理故爲首令者莫不仰承德意勤修善政視民如子若錫山邵公蒼梧吳公遂寧席公仁和胡公金吾梁公咸自守令起後致位通顯一時吏治之盛儻所謂超軼兩漢比隆三代非耶奈何今不然也伺上官喜怒以巧逢迎不顧閭閻疾苦而政險邀名一切以遁心從事即位望暴興治滋刓矣宋公故盧漢世家兒若弟相次起制科而公尤

白眉先仕南雍博士夫南雍故師儒之地而詩書之
府也去民社遠甚公負蒼生望豈屑屑經生業者不
有斐景之劍乎光搖白日氣干紫電天下之至神也
截盤匜斷蛟龍運掌不留行若以之封稷斯與恒刃
奚擇因請得守晉寧公提身節約力行教化寧馳驅
而失不詭遇而獲寧悶悶而安不察察而理蓋綽有
宏治之風焉故治狀守滇雲而薦剡婁騰令三年有
成當報政夫州隸於府上之藩臬又上之中丞臺御
史臺相臨多長者務重綜名實藉令一不當而有闕

政績奚得考即考奚最也公在郡興化條者凡幾抉
粃政者凡幾定石畫而垂經制者凡幾罔不犂然在
牘是故府考之曰亡闕政報之司司考之曰亡闕政
報之兩臺兩臺考之曰亡闕政令其賫牘報之部天
子嘉乃丕績則有慶在漢長吏有治理效上輒以璽
書勞勉增秩賜金封爵至列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
今制雖與漢異即亡論賜金封爵而遷升之命且旦
夕下也異日者躋通顯陟峻階與邵公吳公齊聲望
蕞爾邊郡如斗大安得攀公駕而卒留之哉昔召伯

循行南國甘棠勿之翦敗而文翁守蜀郡且歲時奉
祀不絕何也則化之漸漬雖歷世猶在而思之所寄
即一物不忍傷也然百思不博一見終身孺慕孰與
目擊躬逢者之爲便也利靡不導猶有未導誰其惠
若蠹靡不剔猶有未剔誰其明若俗靡不醇猶有未
醇誰其教若因語諸父老良時易邁愷悌難逢毋易
公在哉當一日百年可也

賀郡太守盧公見褒序　唐堯官

吾郡里俗之敝亡今逾日矣田疇非不易也生齒非不繁也四維非不張也然雨暘不時若而倉庾易竭民十室九空矣一夫數役疲於輸供而流移者過半矣弱誘強攫吞噬亡厭訟獄連公府而白蹠穿窬之輩時時竊發矣夫郡在濵舊稱沃壤俗淳樸近古乃一旦凋瘵若此此其敝奚獨在民也吁難言哉方郡缺守時民引領望仁父母之蒞不啻若久旱之望雲霓公至不寄耳目不動聲色觀風察俗因其敝而力

撓之堂皇肅清吏胥斂手亡滋蠹也公於出納請託
不行亡私殖也省役緩征複丁必汰亡浚膏也兩造
惟明輕斥重按亡寃繫也產鬻歲久增值有禁亡導
姦也甫一年政舉化彰閭澤滲漉民得聊生公私靡
迫自是閭　稍有儋石之儲而流移漸復矣士民喁
喁鄉化而興於行誼吞噬者化而良矣部使者李公
及瓜報命廉其賢移文奬之寵之以渥詞而將之以
重幣夫治行如公薦之不暇奬之何有亡其格於數
與抑其期尚淺而例有未合也需其成中丞臺御史

臺相次而纍纍然露章薦矣此奚足云然公豈飾虛以邀譽巧術以干時者哉善嚮者不於嚮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世未有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公實於禔躬而食廉於官實於敏政而案亡滯牘實於愛民而惟恐一人不得其所故實茂者名必彰治浹於下而民歌之治達於上諸當路揚之雖欲不奬且薦爲不可得也蓋貴陽之牧吾郡者不佞目擊之前後三人其徐川吳公其一唐衢趙公其一公吳公湛盧也鋒刄所淬繁劇立剖故瀆有鴻鉅事悉以肩之

而其在郡親賢禮士於諸薦紳情週誼洽迄今思之
趙公照姦鏡也門亡稔猾任罕私人一切秕政釐之
殆盡脫令胥吏竊柄譸張梗化者郡父老必思之曰
安得趙公其人在而一翦滌之也夫二公興於未蔽
之前而公踵於既蔽之後厥治尤囏公端默簡重其
治一主於勤恤子愛辟之醫然今天下病矣微此一
方已爾元氣內耗精神渫越不亟投之參蓍苓朮之
劑鮮克有生者公在郡則療一方它日奉詔徵入輔
翼天子若漢黃次公故事因推之以療天下然則公

固起瘅之扁鵲矣

送郡太守李公還梁山序　唐堯官

夫出處士人之大節但出矣則處難處矣則出難而酌時通變之妙其人焉令之仕者大率以希進爲心稍有弗合必委曲以冀其合誰肯甘恬退而安寂寞者出處之際難言哉難言哉郡太守李公蒞晉蓋五年所政成惠洽治行在滇南亡兩一旦中浮言以去誰不爲公惜者乃公則何難於去公直已守道絕不作婉阿媚悅之容尋常語人曰升沉顯晦大數存焉即令余僕僕焉承事鑽求以立躋華要吾不爲也若

是則公志定矣何難於去第所可惜者年逾有成績奏既久正當六翮扶搖時也奈何不免豈眞所謂數耶昔屈原盡忠於楚懷王聽上官大夫之讚而卒疏之流放江潭夫懷王之惛亡足論乃上官大夫甘爲靑蠅之徒使千古而下憐原者不能不致憾於上官大夫然原安能與公等何也離騷之作太史公謂其爲怨而公則亡怨蓋其出處之節辨之甚明方諸左徒不可同日語也公行矣顧其惠政在晉最著不佞得而志之郡賦舊稱繁璅公約而編之歲征減三之

一而里胥不得襲以為姦讞獄有殺人抵罪者人往
往避嫌予死比公廉其誣力出之活者十餘人曩有
一二豪族橫占民產者訴之公曰此先人事奈何坐
厥後輩令償之不罹以法待黌士有禮文優者獎之
又多方薦之貧者賙之以行劣黜者必辨而復之故
事驛遣廄郡亦遣廄以便往來役乃大苦公給帑均
之而民困始甦太氏公治晋摧强剔蠹導利宜民茲
不能具述云它如祠文昌祠關侯祠張仙與盤龍左
右梵宇之闢皆捐餘俸以構建者政績煌煌眞足以

庇百世而思永久公奚負於晉哉不佞落魄海濱儽
㝵自廢辱公契愛最深夫不佞文不漢詩不唐談性
不如金溪橫浦乃公奚取於不佞而契愛之深也蓋
稱平生知己之遇焉既不能爲公白誣如古之豪俠
士又不能攀車臥轍留之於其行也悒悒不能自釋
適郡貳黃君蓮幕楊君索文贈別而二君則以同寅
之雅惜公尤甚不佞因言曰二君亡重惜也不知者
爲公惜而知之者則以爲公喜且慶蓋宦路嶮巇不
啻大行劍閣且功名外物於性命孰爲重輕公茲歸

相偕林壑琴酒自娛展眉之巔以振衣瞿唐之口以濯足誰得以拘礙我者間復探究元理習養生家言以葆眞長年視勞瘁薄書日伺上大夫顏色天壤矣吾是以爲公喜夫損益盈虛造物自有定宰公壽已過知命而震器久虛藉令官階日起而膝下寥寥即峻陟鼎台亦何佳况今幸林棲仁厚所培祉祚流衍趨庭而戲彩者日見肩摩踵接是天之補益於公者既大且遠即三公不與易也吾又以爲公慶

晉寧州志卷之十二二終

晉寧州志誤正表

卷幾	志目	篇幾	前頁	後頁	誤	正
十二	記	六	前		更比	更化
同	同	七	前		爲寗州	爲寧州
同	同	十二	前		負珉	貞珉
同	同	卅六	前		三書	三晝
同	序	四三		後	海	流
同	序	五八	前		其徐	其一徐